

文白对照二十五史分类传记



文
学
家
传

林东海 主编

海南出版社

· 文白对照二十五史分类传记 ·

文学家传

林东海 主编

海南出版社



3 0001 0206 5

琼新登字 03 号

责任编辑 刘文武

封面设计 张 戈

文白对照二十五史分类传记

文学家传

林东海 主编

海南出版社出版

(海口市滨海大道花园新村 20 号)

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

泰山新华印刷厂莱芜厂印刷

*

850×1168mm 1/32 15.875 印张 389 千字
1994 年 1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0001—3000

ISBN7—80590—745—5/K·37

定价 14.50 元

前 言

“文学”这一概念，在我国先秦两汉时期，包括历史、哲学、文艺等人文科学，自魏晋南北朝以后，其外延和内涵，始转向于以语言反映社会生活、表现思想感情的语言艺术，至近现代，才完成由杂文学观念向纯文学观念的转变。今之所谓“文学家”，自然是指语言艺术的专门家，从事于文学创作、研究、翻译和编辑专业工作的行家皆是。由于概念的演变和发展，我们在选编这本古代文学家传记时，既不能从古代观念出发，也不能完全从今天的观念出发，只能从文学发展的历史实际出发，来确定标准，进行选编。既不考虑历史家、哲学家，也不考虑研究家、编辑家，所选基本上均属文学创作家。可以说，这只是一本古代作家正史今译传记。

文学既能反映社会生活，又能抒发思想感情，既可干预时政，又可陶冶性情，因而有所谓“言志”说和“缘情”说。这两种观点，从古至今，往往对立起来，不同的历史时期，往往强调不同的方面。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，政治权力是至高无上的，一切为政治服务，文人也成了政治的工具。所以当文学同政治结合密切，便被视为“经国大业”，反之则被视为“雕虫小技”。文人的社会地位也就时升时降。随着纯文学观念的发展，抒情化倾向的加重，“缘情”说理论的流行，文学家的社会地位也就日趋下降。倘若文学家在宦海中沉沦，即便在创作中取得很高成就，在当世的地位也必然是低下的，甚至潦倒一生。因此之故，在各代统治者组织编纂的“正史”中，文学家传记所占篇幅愈往后也就愈短。汉代至六朝，文人有的直接为皇帝或皇室服务，地位较高，史传篇幅也较长；自唐以后至明清，文人地位下降，史传篇幅便很短，而且所记多有关政治活动资料，文

学活动很少涉及。有些在今天看来是很重要的作家，特别是戏剧、小说的重要作家，其作品虽然广为流传，然而因为受到政治高于一切和诗文正宗观念的影响，因而他们在正史中甚至未能争得一席之地。鉴于这种历史事实，我们无法以今天的文学史观所确定的作家地位高低来选拔，所选作家也无法从正史传记篇幅的大小来衡量其份量的轻重。不过，我们还是尽可能选录比较重要比较有影响的文学家，既考虑当今的标准，也考虑到历史的局限，遵循先贤遗训：允执其中。一位作家在不同正史中重复出现者，则根据材料的详略和可靠程度，酌情加以选择。正史和野史不能等同，出于正史的作家传记材料，并不都是真实可靠的，应当说，也有不少材料是不实之辞，缺乏真实性。去伪存真，考订史实，不是今译的任务，所以悉仍其旧，让读者自己鉴别。

由文言译成白话，并不只是言语文辞的通俗化问题。由文转白，要做到“信、达、雅”，殊非易事。文言的含义，有时难以用白话充分地加以表达，只能译出其大概意思；文言之分段和标点，与白话文之分段，也略有区别，故译文与原文的分段和标点并不强求一致。由于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，这就给今译带来更多的难题，有的难题甚至是无法解决的。例如职官问题就不是很好处理的。我们很难将如今的官衔及其职能拿来对应地表示历代的官职，所以职官一般不加今译，而仍其旧；又如时间和地名，也不一定能全部准确无误地加以注明，只能酌情予以解决，时间一般在年号之后的括号中注出公元年数，月日一般不加查核；地名一般在括号中注今属省县(市)，具体地理位置难以确指，而且一般只注与传主关系密切者，没有也不必全部注释清楚。

本书之编成问世，有赖译者诸君通力合作，谨致谢。

林东海

1992年9月15日于清风馆

目 录

前言	林东海(1)
屈 原传	
《史记》卷八四	陈俊山译(1)
司马相如传	
《史记》卷一一七	陈俊山译(9)
曹 植传	
《三国志》卷一九	林东海译(46)
阮 籍传	
《晋书》卷四九	倪木兴译(68)
潘 岳传	
《晋书》卷五五	倪木兴译(75)
陶 潜传	
《宋书》卷九三	林东海译(88)
谢 朓传	
《南齐书》卷七四	倪木兴译(97)
庾 信传	
《周书》卷四一	林东海译(103)
谢灵运传	
《南史》卷一九	倪木兴译(122)
高 适传	
《旧唐书》卷一一一	刘林译(129)
韩 愈传	
《旧唐书》卷一六〇	刘林译(136)
刘禹锡传	

- 《旧唐书》卷一六〇…………… 刘林译(153)
- 柳宗元传
- 《旧唐书》卷一六〇…………… 刘林译(160)
- 杨 炯传
- 《旧唐书》卷一九〇…………… 刘林译(162)
- 陈子昂传
- 《旧唐书》卷一九〇…………… 刘林译(169)
- 孟浩然传
- 《旧唐书》卷一九〇…………… 刘林译(182)
- 贺知章传
- 《旧唐书》卷一九〇…………… 刘林译(184)
- 杜 甫传
- 《旧唐书》卷一九〇…………… 刘林译(188)
- 王 维传
- 《旧唐书》卷一九〇…………… 刘林译(193)
- 李商隐传
- 《旧唐书》卷一九〇…………… 刘林译(197)
- 温庭筠传
- 《旧唐书》卷一九〇…………… 刘林译(200)
- 司空图传
- 《旧唐书》卷一九〇…………… 刘林译(201)
- 白居易传
- 《新唐书》卷一一九…………… 刘林译(206)
- 元 结传
- 《新唐书》卷一四三…………… 刘林译(215)
- 杜 牧传
- 《新唐书》卷一六六…………… 刘林译(224)
- 王 绩传

- 《新唐书》卷一九六…………… 刘林译(231)
- 王 勃传
- 《新唐书》卷二〇一…………… 刘林译(235)
- 李 白传
- 《新唐书》卷二〇二…………… 刘林译(239)
- 李 煜传
- 《新五代史》卷六二…………… 刘林译(243)
- 王禹偁传
- 《宋史》卷二九三…………… 姚汉荣译(247)
- 晏 殊传
- 《宋史》卷三一—…………… 姚汉荣译(261)
- 范仲淹传
- 《宋史》卷三一四…………… 郭正忠译(266)
- 欧阳修传
- 《宋史》卷三一九…………… 姚汉荣译(285)
- 曾 巩传
- 《宋史》卷三一九…………… 姚汉荣译(300)
- 王安石传
- 《宋史》卷三二七…………… 江小涛译(305)
- 苏 轼传
- 《宋史》卷三三八…………… 姚汉荣译(324)
- 范成大传
- 《宋史》卷三八六…………… 刘炳福译(359)
- 陆 游传
- 《宋史》卷三九五…………… 刘炳福译(364)
- 辛弃疾传
- 《宋史》卷四〇一…………… 刘炳福译(369)
- 杨万里传

- 《宋史》卷四三三…………… 姚汉荣译(378)
- 柳 开传
- 《宋史》卷四四〇…………… 姚汉英译(392)
- 苏舜钦传
- 《宋史》卷四四二…………… 姚汉荣译(401)
- 梅尧臣传
- 《宋史》卷四四三…………… 姚汉荣译(419)
- 贺 铸传
- 《宋史》卷四四三…………… 姚汉荣译(421)
- 黄庭坚传
- 《宋史》卷四四四…………… 姚汉荣译(424)
- 秦 观传
- 《宋史》卷四四四…………… 姚汉荣译(427)
- 林 逋传
- 《宋史》卷四五七…………… 姚汉荣译(429)
- 元好问传
- 《金史》卷一二六…………… 姚汉荣译(431)
- 张养浩传
- 《元史》卷一七五…………… 姚汉荣译(433)
- 陈子龙传
- 《明史》卷二七七…………… 邱文龙译(439)
- 杨维禎传
- 《明史》卷二八五…………… 邱文龙译(442)
- 高 启传
- 《明史》卷二八五…………… 邱文龙译(445)
- 李梦阳传
- 《明史》卷二八六…………… 邱文龙译(446)
- 茅 坤传

- 《明史》卷二八七…………… 邱文龙译(451)
- 李攀龙传
- 《明史》卷二八七…………… 邱文龙译(452)
- 王世贞传
- 《明史》卷二八七…………… 邱文龙译(455)
- 归有光传
- 《明史》卷二八七…………… 邱文龙译(459)
- 徐 渭传
- 《明史》卷二八八…………… 魏连科译(461)
- 袁宏道传
- 《明史》卷二八八…………… 邱文龙译(464)
- 钟 惺传
- 《明史》卷二八八…………… 邱文龙译(466)
- 王士禛传
- 《清史稿》卷二六六…………… 邱文龙译(467)
- 钱谦益传
- 《清史稿》卷四八四…………… 邱文龙译(472)
- 吴伟业传
- 《清史稿》卷四八四…………… 邱文龙译(474)
- 施润章传
- 《清史稿》卷四八四…………… 邱文龙译(476)
- 朱彝尊传
- 《清史稿》卷四八四…………… 邱文龙译(478)
- 纳兰性德传
- 《清史稿》卷四八四…………… 邱文龙译(480)
- 查慎行传
- 《清史稿》卷四八四…………… 邱文龙译(482)
- 厉 鹗传

- 《清史稿》卷四八五…………… 邱文龙译(483)
- 袁 枚传
- 《清史稿》卷四八五…………… 邱文龙译(485)
- 姚 鼐传
- 《清史稿》卷四八五…………… 邱文龙译(487)
- 龚自珍传
- 《清史稿》卷四八六…………… 邱文龙译(489)
- 林 纾传
- 《清史稿》卷四八六…………… 邱文龙译(490)
- 严 复传
- 《清史稿》卷四八六…………… 邱文龙译(493)

屈原传

——《史记》卷八四

【说明】屈原(约前339—约前278),我国最早的大诗人。名平,字原;《离骚》中又自云名正则,字灵均。战国时期楚国人,曾辅佐楚怀王,任左徒,三闾大夫,后遭谗去职。顷襄王时,被长期流放湘江流域。秦兵攻克楚国都城后,他痛感政治理想破灭,无力挽救楚国的危亡,遂投汨罗江而死。

屈原学识渊博,他吸收民间文学的营养,创造出“骚体”这一新的诗歌形式,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。他的作品溶化神话传说,语言优美,想象丰富,富有积极浪漫主义气息。《离骚》、《九章》等篇陈述他的政治主张,揭露楚国政治的黑暗,融汇了诗人的理想、遭遇、痛苦和热情。《天问》对一系列自然现象、社会历史等方面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怀疑和质问。此外还有《九歌》等作品传世。

本世纪中,屈原曾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而受到广泛纪念。

屈原,名平,和楚国是同姓。担任楚怀王的左徒。屈原博学强记,明了国家安定、动乱的原因和治理方法,善于应对言词,尤其是外交辞令。所以他入朝就和国王谋划国家大事,用以发布号令;出朝就接待宾客,应对四方诸侯。楚怀王十分信任他。

上官大夫和屈原在朝廷是同班列之臣,为同屈原争夺皇帝的宠爱,因而心里非常妒忌屈原的贤能。楚怀王让屈原制订法令,屈原起草尚未定稿。上官大夫见到了,就要夺去自己写,屈原不给他,他就到楚怀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:“大王让屈平起草法令,众人没有不知道的,每一法令发布出来,屈平就夸耀是自己的功劳,认为‘不是我,没有人能写得出来的’。”楚怀王听了很生气,从此疏远了屈原。

屈原怨恨楚怀王听臣进言不明是非，被假话坏话遮住了眼睛，任凭奸邪陷害公正，容不得端方正直之士，所以忧愁幽思，写了一篇很长的辞章《离骚》。所谓“离骚”，也就是离忧的意思。天，是人的起源；父母，是人的根本。人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就会溯源返本，所以人到劳苦疲惫之极，未尝不呼喊“天哪！”人到疾病疼痛难忍，也未尝不呼喊“爹呀！娘呀！”屈原走的是正道，又照直行事，竭尽忠诚和智慧，服侍他的君主。然而坏人从中挑拨离间，失去了皇帝的信任，可谓走投无路了。真诚的人受到怀疑，忠贞的人受到诽谤，能没有怨恨吗？屈原写作的《离骚》，大概由于怨恨产生的，就像人到走投无路时呼天叫娘一样自然。《诗经》中的《国风》一类诗，它的风格特色犹如喜爱美色而不过分一样，《小雅》一类诗，它的风格特色犹如怨恨国家失政而不造反一样。而《离骚》这样的作品，可谓两种特色兼而有之。屈原在《离骚》中上称誉等古帝，下道齐桓公等霸主，中述汤、武等贤王，用来指责当时的社会政治。所表明之道德之广大崇高，安定和动乱之条理贯通，无不彻底表现出来。文体简约，辞义深微，志向高洁，行为清廉，用的文体形式虽小，而所表现的内容却很大，所举事例虽浅近，而所表现的意义却很深远。因为作者志向高洁，所以举的事物都很芬芳美好。作者行为清廉，所以宁死也不能容忍自己被疏远。洗涤于污泥之中，蝉蜕于浊秽以浮游于尘埃之外，没有受到世俗的沾染污垢，光亮的样子就像纯净的黑泥没有一点杂质。如果比喻这种高洁的志向，那么即使说它与日月争光也是可以的。

屈原遭到贬斥后，秦国要征伐齐国，而齐国和楚国联合起来相互支援，秦惠王对此很忧虑，于是命令张仪假装背离秦国，以丰厚的钱币和卑下的礼节服事楚国。张仪说：“秦国非常憎恨齐国，可是齐国和楚国联合起来相互支援，如果楚国真的能和齐国绝交，那么秦国愿意将秦国的商、於之地六百里献给楚国。”楚怀王贪婪钱物而相信了张仪的话，于是和齐国绝交，派使者到秦国接受献地。张

仪随即变卦，骗他说：“我与楚怀王相约时说的是六里，没听说过有六百里。”楚国使者很气愤地离去了，回去就报告给楚怀王。楚怀王发怒，大举兴兵讨伐秦国。秦国发兵迎击，在丹、浙两地大破楚兵，斩首八万，虏去楚国将军屈丐，夺取了楚国的汉中之地。楚怀王于是调动国中全部兵力深入攻击秦国，战于蓝田。魏国听到这个消息，于是突然袭击楚国的邓城。楚兵十分恐惧，从秦国境内退兵。而齐国终是生楚国的气，不去救援楚国。楚国落入非常困窘的境地。

第二年，秦国把夺取的汉中之地割让给楚国，与楚国讲和。楚怀王说：“不想得到汉中之地，而愿意得到张仪才甘心。”张仪听到了，对秦惠王说：“用一个张仪而相当于汉中之地，我请求前往楚国。”张仪到了楚国，又用丰厚的钱币贿赂楚国的当权之臣靳尚，在楚怀王宠臣郑袖面前编造了花言巧语。楚怀王竟然听从了郑袖，再次放走了张仪。这时屈原已经被疏远，不复在位，出使于齐国，又返回，规劝楚怀王说：“为什么不杀张仪呢？”楚怀王很后悔，但再追张仪却赶不上了。

此后，诸侯共同攻击楚国，大破楚兵，杀了他们的将军唐昧。

当时秦昭王与楚国联姻，要和楚怀王相会。楚怀王要启程，屈原说：“秦国就像虎狼，不可信，不如不去。”楚怀王的小儿子子兰劝说楚怀王前去，说：“怎么能拒绝秦国和我们的和好呢？”楚怀王终于去了。走到武关，秦国的伏兵截住了楚怀王的随从人员，只留住他一人，要求割让土地。楚怀王十分气愤，没有听从。他逃跑到赵国，赵国不接纳。他又到秦国，竟然死在秦国而送回楚国安葬。

楚怀王的长子顷襄王立为楚国国王，用他的弟弟子兰为楚国最高军政长官令尹。楚国人很怪罪子兰，因为他曾劝楚怀王到秦国而未得生还。

屈原早已憎恨子兰，但是他即使被流放，仍然眼望楚国，心系怀王，不忘回来，是希望国君的觉悟，风俗的改变。他思念国君、振兴祖国的深情反覆不息，在《离骚》一篇之中，多次表达这种思想感

情。然而终于无可奈何，所以不能回到楚国，最后见怀王终不觉悟。国君不论愚蠢、智慧、贤明、糊涂，莫不愿意求得忠臣用来为自己出力，提拔贤才用来辅助自己，然而亡国破家接连发生，圣明的君主、安定的国家世世代代不能出现，正是由于所谓“忠臣”并不忠，所谓“贤才”并不贤。楚怀王因为不知道忠臣的职分，所以在国内被郑袖所惑，在国外被张仪所欺，疏远屈原而信任上官大夫、令尹子兰。军队受挫，国土被割，失掉了六郡，自身客死于秦国，为天下人嘲笑。这是不知人善任的灾祸呀！《易经》上说：“井淘干净了，仍无人食用，是令人伤心，这井的水是可以提上来食用的。国王如若英明，全国都会享受幸福。”楚怀王糊涂，哪里能给全国以幸福呢？

令尹子兰听到屈原的议论后，大为恼火，使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说屈原的短处。顷襄王也很生气，因而将屈原再次放逐。

屈原到了大江之滨，在湖泽之畔，头披长发，一边行走一边吟唱，脸色憔悴，形体枯槁。渔翁看见了，问他说：“你不是职掌王族三姓的三闾大夫吗？是什么缘故落到这种地步？”屈原说：“整个世界都是混浊的，而只有我才是清白的；众人都是沉醉的，而中人我才是清醒的，因此才被放逐。”渔翁说：“圣人，不拘泥于某种事物，而是与世道推移。整个世界混浊，你为什么 not 随波逐流？众人都沉醉，你为什么不连酒带糟都吃下去呢？何必怀抱着美玉般的稀世之才，而人为地自己让国君放逐呢？”屈原说：“我听说过，刚洗过头的人，戴帽之前必定先弹弹帽上的灰尘；刚洗过澡的人，穿衣之前必定先抖抖衣上的灰尘。人谁能以自己的高洁操行，接受昏暗污浊的世道呢？我宁可投进永不停歇的流水而葬身于大江鱼腹之中，又岂能以明亮洁白之躯蒙上世俗的尘滓呢？”于是写作《怀沙》这篇辞赋。其词说：

阳气腾腾的初夏呀，草木长得多么茂盛。使我伤怀而永远哀痛啊，如今又匆匆独自南行。转眼四顾一片阴森，没有一点声息，死一般的寂静。胸有闷气呀迂曲不止，身遭忧患而长期

困窘。抚念衷情而检查志向啊，已受很大的冤屈，仍要压抑自己。尽管小人削方为圆哪，然而永恒的法则决不可任意废弃。改变自己本来的道路，为道德高尚的人所鄙夷。标明规矩要坚持原则，以前的风范决不能改易。内心厚道而品质庄重，这种美德为有地位的哲人所赞扬。能工巧匠如不运用斧凿，谁能看到他那准确的度量？若把黑色的彩绣放在暗处，患有青光眼病的人则妄言花纹不鲜亮。古代眼明的离娄，用眼一瞥就看到秋毫之末，而瞎眼人还以为他也是个老盲。把白的当作黑的呀，将上倒过来作为下。美丽的凤凰被关进竹笼里，丑陋的鸭群却乱飞乱抓。美玉和顽石掺合混杂呀，不加区别，一起用升斗来衡量。尤其是那些结党营私的小人，鄙陋而顽固，他们岂知道我的才德优长！我的任务太重，如车满载哟，陷于泥泞而不能通过。怀抱的和手握的都是美玉哟，却找不到一个能看一看我这美玉的明哲。村里的群狗乱叫呀，叫的是它觉到的奇怪。诽谤英雄，猜疑豪杰，本是小人的一贯心态。文质彬彬，内心通达，群小们哪里知道我所具有的异采？良材好料聚积很多，却没有人知道我有如此丰富的储备。用仁义将我穿戴起来吧，使美德修养得又厚又丰。圣明的舜帝重华不再遇到了，谁知道我的才德有馀，气度从容？圣君贤臣古来就不能同世并生，哪里得知其中的缘故？商汤、夏禹距今久远了，久远得如同旷绝，简直不可追慕。停止怨恨，排除愤懑吧，抑制浮躁心情，以便自勉自强。虽遭忧患，坚贞不移，但愿我的意志成为后来者的榜样。因为赶路而错过了宿地，日色昏昏，时将傍晚。自舒忧怀，自宽哀心吧，死而后已，才算个极限。

尾声：

浩浩荡荡的沅江湘江，各自滚滚地奔流啊！道路漫漫，林木幽幽，前程渺渺无尽头啊！抒不尽的长悲，叹不尽的感慨。世间无人理解我，人心不可说。坚守自己的真情和美德，而独独

无人予以作证。古代相马人伯乐早已死去，今日的千里马由谁品评？人生禀受天命啊，个个早被安排定。安定情绪，弘扬志气，我还有什么畏惧？层层伤怀，层层悲哀，长声叹息，没有休止。世间混浊，无人理解我，人心不可说。我知道死亡不可回避，愿意离开人世不自爱惜。明白地告诉道德高尚的人，我将做出榜样让后人学习。

于是，屈原怀抱石头，自沉汨罗江而死。（陈俊山译）

【原文】

屈原者，名平，楚之同姓也。为楚怀王左徒。博闻强志，明于治乱，娴于辞令。入则与王图义国事，以出号令；出则接遇宾客，应对诸侯。王甚任之。

上官大夫与之同列，争宠而心害其能。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，屈平属草稿未定。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，屈平不与，因谗之曰：“王使屈平为令，众莫不知，每一令出，平伐其功，以为‘非我莫能为’也。”王怒而疏屈平。

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，谗谄之蔽明也，邪曲之害公也，方正之容也，故忧愁幽思而作《离骚》。《离骚》者，犹离忧也。夫天者，人之始也；父母者，人之本也。人穷则反本，故劳苦倦极，未尝不呼天也；疾痛惨怛，未尝不呼父母也。屈平正道直行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，谗人间之，可谓穷矣。信而见疑，忠而被谤，能无怨乎？屈平之作《离骚》，盖自怨生也。《国风》好色而不淫，《小雅》怨诽而不乱。若《离骚》者，可谓兼之矣。上称帝誉，下道齐桓，中述汤武，以刺世事。明道德之广崇，治乱之条贯，靡不毕见。其文约，其辞微，其志洁，其行廉，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，举类迩而见议远。其志洁，故其称物芳。其行廉，故死而不容自疏。濯淖污泥之中，蝉蜕於浊秽，以浮游尘埃之外，不获世之滋垢，皜然泥而不滓者也。推此志也，虽与日月争光可也。

屈平既绌，其后秦欲伐齐，齐与楚从亲，惠王患之，乃令张仪详